

MINGRU SIXIANG YU WENXIAN LUNJI

明儒思想与 文献论集

黎业明◎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MINGRU SIXIANG YU WENXIAN LUNJI

明儒思想与 文献论集

黎业明◎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儒思想与文献论集/黎业明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7

ISBN 978-7-100-12780-6

I. ①明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儒家—学术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B248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0133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明儒思想与文献论集

黎业明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2780-6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×960 1/16

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18½

定价:52.00 元

目 录

庄定山是否来访过陈白沙?	1
何廷矩与陈献章之关系述略	11
《陈献章集》点校补正	23
《陈献章集》点校补正(续编)	55

湛若水对陈白沙静坐学说的阐释

——以《白沙子古诗教解》为中心	95
湛若水与严嵩交往述略	106
湛若水与“大礼议”之关系述略	
——兼述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态度	121
湛若水重游南岳期间讲学活动述略	140

王阳明何以不愿多提陈白沙

——从湛若水与王阳明关系的角度考察	157
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人名考述补正	181
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卷论学书编年考证	201
《王阳明全集(新编本)》点校指瑕	221

王船山《四书笺解》著作年代略考	27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291
-----------	-----

庄定山是否来访过陈白沙？

陈献章（1428—1500），字公甫，号石斋，晚号石翁，广东新会人。因居白沙村，学者称白沙先生。明代著名思想家、诗人。庄昶（1437—1499），字孔易，号木斋，江浦人。世称定山先生。明代著名诗人。陈献章与庄昶为朋友。

陈郁夫先生、章继光先生均以为，庄定山大概在弘治三年，曾经来访陈白沙。陈郁夫《江门学记：陈白沙及湛甘泉研究》云：弘治三年“十二月，庄昶自白沙还，乃游衡山，有《游衡山记》（《庄定山集》卷八）。”^①章继光《陈白沙诗学论稿》云：“约在弘治三年（1490），定山曾南游江门，与白沙有过一次会面。四库本《定山集》中《游衡山记》、《南楚贞游记》均提到此事。前记云：‘今庚申十一月，予还自白沙，至临蒸，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，不傍身矣……’后记云：‘予游白沙还，藩府涂公、宪府郑公，抚治湖南，邂逅临蒸……’两文均写于蒸水之畔衡阳，正是定山从江门白沙回程途中。庚申为弘治十三年，而定山卒于十二年，庚申当为庚戌（弘治三年）之误。白沙集中《梦庄定山遣使来问，梦中以诗答云》诗可与此事略相印证。诗云：‘定山归后再清康，夜来呼儿喜欲狂。梦遣长须来问病，故应早岁见羹墙。文靖一生随老笔，太虚四大作禅床。南北地殊生异世，先生何处问行藏。’诗中说到定山自白沙归后，自己的身体一度恢复，精神也好了。此事阮榕

① 陈郁夫撰：《江门学记：陈白沙及湛甘泉研究》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84年，第155页。

龄撰《年谱》未曾提及，今可补上一笔。”^①其实，陈先生、章先生的说法，是错误的。

—

陈先生、章先生认为庄定山曾经来访过陈白沙，主要依据是四库全书本《定山集》中的两篇游记，即《游衡山记》与《南楚贞游记》。然而，问题就出在这两篇游记上。因为这两篇游记既见于陈白沙的朋友庄昶的《定山集》，又见于陈白沙的弟子李承箕（1452—1505，字世卿，号大厓，嘉鱼人）的《大厓李先生诗文集》。为方便讨论，我们依据李承箕《大厓李先生诗文集》将两篇游记全文抄录。其《游衡山记》云：

予往年尝游南岳，自与心约：遍七十二峰，每峰一日；七十二峰不遍，每峰不一日，不还。于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旧也。翁言寄老南岳，约与予俱，总宪慨然愿为东道主。总宪趣予还舟聚语，予告：“七十二峰不遍，每峰不一日，不还。”总宪曰：“触热生病根，胡乃尔？”不得已而东下。弘治丁巳六月也。既而石翁以老病，卒不来。今庚申十一月，予还自白沙，至临蒸，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旁身矣。于是，分治藩府豫章涂公、宪府信阳冯公、永丰郑公许跻攀俱，皆曰：“使前后绝呵呼之具而登降，同一羽之轻乎！佩冕有丝竿之乐而箕颖，混岩廊之风乎！往来见生化之机而荣悴，有同其舒卷者乎！”彼此同襟，神孚其契。适冯公以足疾不果，携予者两公也。自是月之晦日，礼神岳祠。祠南左为云开堂，涂公居之也；右为云雾堂，郑公居之；云开左为光岳道院，予栖焉。各更衣，会天宇新霁，人人自觉神形快健。游东北，观水帘洞、止寿宁宫。半江曰：“此境隔世，何谢桃源？世短心长，吾不能明日极心醉而去。”半江，涂公别号也。由西南历诸峰即上封，冰雪凝树，风撼树如甲马声，冰

^① 章继光撰：《陈白沙诗学论稿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9年，第118页。

片随落叶下，大石取而食之。予曰：“无乃冰齿寒乎？”大石曰：“此所以厉吾肠胃也。”予两肩背已起粟，大石即解绵袷衣二袭，曰：“借子也。”郑公别号大石也。上祝融峰，下飞仙桥。大石芒屨羊裘，下上鸿轩。半江曰：“登高临深，吾亦不能。”还止上封。上封南十里许为比和洞，有王野人，业箍桶。大石使召来，萎黄须发，单弊苙衣，问之，已独居洞三十年。又问：“汝何为者，见何境界耶？”曰：“非释非老，不知为善恶，何境界见也？”大石将赠米帛，曰：“夜床鞋脚，公等知乎？”长揖而去。清晨，踏霜管观初日于扶桑台，风冷冷四至，两耳若着针铍。衡山史典史、郝驿丞进卮酒，金醴之酸，不可醺焉者也。西行夺篁竹，由鸡鸣岩马祖庵，庵中有往时大石示从游诸生诗。庵西天柱峰，有僧岩居，食生菜，百结衣如粟穗，见人即膜拜，默默而已。南行数里，两公肩舆如颺轮，予不可追，独观南台寺故址。叹曰：“此非僧守澄之莲庐乎？”南台之南，有紫虚阁，问诸道士，悉不省识灵源胜迹，曾几何时，寥寥无闻见于人。使复有子廉辈醉卧其间，又复谁识之耶？为之一长啸。望中青衣童子十余人驰报两公，少憩文定西廊，候行礼。是夕，各止行所，为十二月之四日矣。诸所过，两公辄留题，予则和之而歌于山中，相乐也，不复磨岩题名，厌近名也。故凡峰峦岩洞大小奇怪高下之胜，纪载于先民者，悉略之云。嘉鱼李承箕记。^①

其《南楚真游记》云：

辙迹遍天下，忧道之不行，忧人生之不遂，古之人有行之者矣，孔孟之游也。辙迹遍天下，以一己之贫因为心，以诸侯相攻伐为务，古之人有行之者矣，仪秦之游也。茫乎忽乎，乘云御风，与世漠如，古之人有行之者矣，庄周列御寇之游也。予游白沙还，藩府涂公、宪府郑公抚治湖南，邂逅临蒸，谓予曰：“岁聿云莫，境土无虞。古人谓：‘士夫去故里、舍丘垄，驰驱宦途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寻乐。人之情也。’”于是历衡岳诸峰，与日相竞，得日六焉。下潭州，登岳麓书

① 李承箕撰：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影印本，集部第43册，第571—572页。

院，礼朱张像，读壁间石刻古今诗文，前宪副四明杨公使图画者也；又读西涯阁老《重修书院记》。山水人文，实相资重，古今然也。西循曲径，夺管蒯篁竹，入岳麓招提，残僧败屋，钟磬无声，炉无妙香，灯无紫焰。郑公曰：“是何祠？人其人、火其书、庐其居乎？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，以此易彼，正将胜邪，其有日乎？”下洞庭，谒黄陵庙，佩藓帷尘，亦已久矣。祝告：“前年庙泊水倾，而韩碑岿然出众压之外，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。”下巴陵，将舣舟君山，舟师谓：“泥淖，不胜鹤鹤爪力。夏秋之交，湖波浑太清，一武可即岸。今不可行也。”予乃烹鸡温酒调东坡骨董羹，执两公望君山以偿兹兴，而予不闲壶矢，百发百输，醉颓几上。两公轻步而去，予泯然不知也。明日，两公笑曰：“赤壁近矣，昔东坡以黄州赤壁为赤壁而赋之，赤壁故垒与乌林相望，登危抚景，赋其时乎！”舟师又以水涸不可即舟告。遂乘风东下，抵鱼山。两公谓必访草茅山中。明日，冻雨半雪，优游而来，殊不作意。拜家慈于堂上。始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中途；及归也，予中途送止，而兄送江浒焉。兹游也，始仲冬月下弦，迨岁暮焉。前后各有诗，几所谓“味真天游而忘年”欤！予僭题曰：南楚真游。夫以兹游，岂敢模倣古先而伪游哉？各取适意志情而已。^①

四库全书本《定山集》所收录的两篇同题游记，与《大厓李先生诗文集》所收录的内容相同。所不同者，为文字方面之差异。例如：在《游衡山记》中，“于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旧也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舅也”；“总宪趣予还舟聚语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总宪促予还舟聚语”；“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旁身矣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傍身矣”；“彼此同襟，神乎其契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往此同襟，神乎其契”；“此境隔世，何谢桃源？世短心长，吾不能明目极心醉而去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此境绝世，何殊桃源？世短心长，吾不能明目极心醉而去”；“此所以厉吾肠胃也”，《定

① 李承箕撰：《大厓李先生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43册，第572—573页。

山集》作“此所以历吾肠胃也”；“有王野人，业箍桶。大石使召来，萎黄须发，单弊苧衣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有王野人，业箍桶者。大石使召来，萎黄须发，单弊苧衣”；“清晨，踏霜管观初日于扶桑台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清晨，踏霜管观初日上扶桑台”；“庵中有往时大石示从游诸生诗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庵中有诗。大石示从游诸生诗”；“叹曰：‘此非僧守澄之蓬庐乎？’南台之南，有紫虚阁，问诸道士，悉不省识灵源胜迹，曾几何时，寥寥无闻见于人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叹曰：‘此非僧守澄之蓬庐乎？’南台之南，有紫虚阁，诸道士悉不省识灵源胜迹，曾几何时，寥寥无闻见”；“少憩文定西廊，候行礼。是夕，各止行所，为十二月之四日矣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少憩文定西庙，候行礼。是夕，各止行，为十二月之四日也”。在《南楚真游记》中，“古人谓：‘士夫去故里、舍丘垄，驰驱宦途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寻乐。人之情也。’”《定山集》作“古人谓：‘士夫去故里、舍丘垄，驰驱宦途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取乐。人之情也。’”；“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，以此易彼，正将胜邪，其有日乎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，此以易此，彼以易彼，正将胜邪，其有自乎”；“祝告：‘前年庙泊水倾，而韩碑岿然出众压之外，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’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庙祝曰：‘前年水涌庙倾，而韩碑岿然土聚压之，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’”；“夏秋之交，湖波浑太清，一武可即岸。今不可行也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夏秋之交，湖波深太清，一武可即岸”；“赤壁故垒与乌林相望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赤壁故址与乌林相望”；“始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中途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始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途中”；“兹游也，始仲冬月下弦，迄岁暮焉。前后各有诗，几所谓‘味真天游而忘年’欤！予僭题曰：南楚真游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兹游也，始仲冬，迄岁暮。前后各有诗，几所谓‘味贞天游而忘年’欤！予僭题曰：南楚贞游”；“各取适意志情而已”，《定山集》作“各取适意志”。其中，最重要的不同是，《游衡山记》篇末的“嘉鱼李承箕记”六字，为《定山集》所无^①。为醒目计，我们不妨将两者之不同处，列表如下：

① 庄昶撰：《定山集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1254册，第316—318页。

篇 名	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	《定山集》
《游衡山记》	于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旧也。	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舅也。
	总宪趣予还舟聚语	总宪促予还舟聚语
	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旁身矣。	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傍身矣。
	彼此同襟，神乎其契。	往此同襟，神乎其契。
	此境隔世，何谢桃源？世短心长，吾不能明目极心醉而去。	此境绝世，何殊桃源？世短心长，吾不能明目极心醉而去。
	此所以历吾肠胃也。	此所以历吾肠胃也。
	有王野人，业箍桶。大石使召来，萎黄须发，单弊苧衣	有王野人，业箍桶者。大石使召来，茷黄须发，单弊苧衣
	清晨，踏霜菅观初日于扶桑台	清晨，踏霜管观初日上扶桑台
	庵中有往时大石示从游诸生诗。	庵中有诗。大石示从游诸生诗。
	叹曰：“此非僧守澄之蓬庐乎？”南台之南，有紫虚阁，问诸道士，悉不省识灵源胜迹，曾几何时，寥寥无闻见于人。	叹曰：“此非僧守澄之蓬庐乎？”南台之南，有紫虚阁，诸道士悉不省识灵源胜迹，曾几何时，寥寥无闻见。
	少憩文定西廊，候行礼。是夕，各止行所，为十二月之四日矣。	少憩文定西庙，候行礼。是夕，各止行，为十二月之四日也。
	嘉鱼李承箕记。	
《南楚真游记》	古人谓：“士夫去故里、舍丘垄，驰驱宦途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寻乐。人之情也。”	古人谓：“士夫去故里、舍丘垄，驰驱宦途，宣力之余，亦欲取乐。人之情也。”
	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，以此易彼，正将胜邪，其有日乎？	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，此以易此，彼以易彼，正将胜邪，其有自乎？
	祝告：“前年庙泊水倾，而韩碑岿然出众压之外，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。”	庙祝曰：“前年水涌庙倾，而韩碑岿然土聚压之，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。”
	夏秋之交，湖波浑太清，一武可即岸。今不可行也。	夏秋之交，湖波深太清，一武可即岸。
	赤壁故垒与乌林相望	赤壁故址与乌林相望
	始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中途	始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途中

续表

兹游也，始仲冬月下弦，迄岁暮焉。前后各有诗，几所谓“味真天游而忘年”欤！予僭题曰：南楚真游。	兹游也，始仲冬，迄岁暮。前后各有诗，几所谓“味贞天游而忘年”与！予僭题曰：南楚贞游。
各取适意志情而已。	各取适意志。

二

这两篇游记到底是庄昶的作品，还是李承箕的作品？虽然收入李承箕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的《游衡山记》篇末，落款为“嘉鱼李承箕记”，这似乎已经可以说明其属于李承箕的作品。但是，仅凭一个落款、一个署名，有时还是不能确保其著作权之归属的，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要证实《游衡山记》、《南楚真游记》的作者，我们还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，提供更可靠的证据。

根据《游衡山记》的叙述，其作者曾经两次游览衡山。第一次在弘治十年丁巳（1497）六月，《游衡山记》述其经过云：

予往年尝游南岳，自与心约：遍七十二峰，每峰一日；七十二峰不遍，每峰不一日，不还。于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，适相值。总宪，石翁旧也。翁言寄老南岳，约与予俱，总宪慨然愿为东道主。总宪趣予还舟聚语，予告：“七十二峰不遍，每峰不一日，不还。”总宪曰：“触热生病根，胡乃尔？”不得已而东下。弘治丁巳六月也。既而石翁以老病，卒不来。

在这里，我们不关心作者游览之经历，我们所重视的是其游玩的时间，弘治丁巳六月。根据李承箕《祭石翁文》的说法，他曾经四次来访白沙先生^①。其中，第一次在弘治元年戊申（1488）四月，同年腊月离开新会返嘉

① 李承箕撰：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43册，第610—611页。案：《明儒学案》亦云，“自嘉鱼至新会，涉江浮海，水陆万里，[大匡]先生往见者四”。（黄宗羲撰：《明儒学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修订版，上册，第94页）

鱼；第二次在弘治五年壬子（1492），离开新会返回嘉鱼之时间不详；第三次在弘治八年乙卯（1495）冬。白沙先生弘治十年丁巳（1497）春二月晦日《与林缉熙书（三十一）》云：“李世卿乙卯冬留楚云台，数日前经还武昌矣。”^①李承箕这次来访白沙先生，逗留时间颇长，直至弘治十年丁巳二月底才离开新会返嘉鱼。李承箕同年所寄《与鲁复初》亦云：“一住白沙十六越月，搭船自广西而下，不恨不即相见，以相见有日也。箕因石翁欲卜居衡山，以经始为托，今以衡阳余君廷玉、王君良卿、常君邦靖为媒，策马入山，访邨侯之烟霞，寻率牛之紫虚，求致堂五峰之故迹，既有定即报翁。秋冬间再来专理之，明年翁则来也。”^②然则，李承箕离开新会之后，取途广西，一路游览，于弘治丁巳年六月抵达衡阳。《游衡山记》所述第一次游览衡山，与李承箕之第三次来访白沙、返回嘉鱼之时间是相应的。而湛若水《明定山庄先生墓志铭》则云，弘治七年甲寅（1494）二月，庄昶得旨起用，“七月遂行，九月入京朝见……八（月）[年]乙卯三月，升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。以八月日到任，十二日病中风疾，迁延野寺，弥留日甚。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，赴通政司告行本部，即归定山。……越明年丁巳三月，遇考察，尚书清溪倪公岳以老疾退之，乃先生告去已改岁矣。”^③可见，庄昶由于病中风疾，弘治十年丁巳，仍卧病在床，不可能游览衡山。（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章继光先生在引述《游衡山记》时，完全忽略了这个重要事实。）

《游衡山记》作者第二次游览衡山，在弘治十三年庚申（1500）十一月。《游衡山记》述其经过云：

今庚申十一月，予还自白沙，至临蒸，南望诸峰，魂爽飞驰不旁身矣。于是，分治藩府豫章涂公、宪府信阳冯公、永丰郑公许跻攀俱，皆曰：“使前后绝呵呼之具而登降，同一羽之轻乎！佩冕有丝竿

① 陈献章撰：《陈献章集》（孙通海点校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修订版，下册，第982页。

② 李承箕撰：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43册，第615页。

③ 湛若水撰：《甘泉先生文集》，嘉靖十五年刊本，外编，第9卷，第12—13页。

之乐而箕颖，混岩廊之风乎！往来见生化之机而荣悴，有同其舒卷者乎！”彼此同襟，神乎其契。适冯公以足疾不果，携予者，两公也。

自是月之晦日，礼神岳祠。……是夕，各止行所，为十二月之四日矣。在这里，我们亦不关心作者游览之经历，我们更重视的是其游玩的时间，弘治庚申十一月。根据李承箕《祭石翁文》，其第四次来访白沙先生，在弘治十二年己未（1499）年底或十三年年初。文云：“容一之以先生疾报至，予兄茂卿曰：‘先生厌处烦嚣，欲栖烟霞，殆示病歟？弟须往省。’予一见之，始知疾亟，非托言焉者。先生泣数行下，吾亦泣数行下。”^①十三年二月十日，白沙先生卒。李承箕帮助料理完白沙先生后事，于同年十月离开新会返嘉鱼。十一月底抵达衡阳。《游衡山记》所述第二次游览衡山，与李承箕之第四次来访白沙、返回嘉鱼之时间是相应的。湛若水《明定山庄先生墓志铭》云，庄定山在“[弘治]十二年己未九月，疾大作；二十九日，终于正寝。”^②弘治十二年九月已经去世的庄昶，既不可能在弘治十三年庚申尚作衡山之游，也不可能撰写与此相关的《游衡山记》。这是章继光先生已经注意到的事实。然而，由于章先生并不怀疑收入《定山集》里面的这两篇游记有可能不是庄昶的作品，而是主观地认为“庚申当为庚戌（弘治三年）之误”，因而得出“约在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，定山曾南游江门，与白沙有过一次会面”的结论。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陈郁夫先生明知弘治十三年“十二月，李承箕自白沙还，复游衡山，有《游衡山记》（《李大匡集》卷十四）”^③，居然也不知道将李承箕、庄昶两人文集里面的《游衡山记》稍加对照，也不怀疑收入《定山集》里面的《游衡山记》可能不是庄昶的作品，以致提出弘治三年“十二月，庄昶自白沙还，乃游衡山，有《游衡山记》”这样的观点。

此外，根据《南楚真游记》的叙述，弘治庚申十一月，其作者“游白沙还”，过衡阳，与藩府涂公、宪府郑公邂逅临蒸，“于是历衡岳诸峰，与

① 李承箕撰：《大匡李先生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43册，第610—611页。

② 湛若水撰：《甘泉先生文集》，嘉靖十五年刊本，外编，第9卷，第15页。

③ 陈郁夫撰：《江门学记：陈白沙及湛甘泉研究》，第172页。

日相竞，得日六焉”。然后下潭州，登岳麓；经洞庭湖，谒黄陵庙；至巴陵，将舣舟君山，以泥淖而不行；近赤壁，欲登临赤壁故垒，以水涸而却步。遂乘风东下，抵鱼山。到家，拜其家慈于堂上。从《南楚真游记》所述之地名看，其所经乃为返嘉鱼之途，而非归江浦之路。且文中有“始[涂、郑]两公来也，兄茂卿迎之中途；及归也，予中途送止，而兄送江浒焉”之说。李承箕之兄李承芳（1450—1502），字茂卿，号东峤居士^①。然而，未闻庄定山有兄“字茂卿”者。由此亦可以断定，《南楚真游记》为李承箕作品，而非庄昶作品。

综上所述，收录于《定山集》里面的《游衡山记》、《南楚真游记》，根本不是陈白沙的朋友庄昶的作品，而是陈白沙的弟子李承箕的作品。因此，陈郁夫先生、章继光先生关于庄定山在弘治三年曾南游江门、造访白沙的说法，是不能成立的。至于李承箕的这两篇游记何以被误认为庄昶作品而收入《定山集》，其中原因不得而知。

（本文原载杨蕾、刘兴邦编《白沙心学与当代文化建设：纪念陈白沙诞辰58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11月）

^① 国立中央图书馆编：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200页。

何廷矩与陈献章之关系述略

何廷矩，字时振，生卒年不详，广东番禺人。陈献章（1428—1500，字公甫，号石斋，晚号石翁，广东新会人。因居江门白沙村，学者称白沙先生。）以及何氏同门之称何廷矩，多作“时矩”^①。根据陈献章撰《何廷矩母周氏墓志铭》，“廷矩在诸生中齿长而贤”，首率诸生师事白沙先生；“始，新喻胡公以按察僉事提调学校岭南，廷矩为郡学生员，以文行见器重。及秋将试，廷矩一旦谢去，公弗能止。亲旧欲其仕进，群来哗廷矩，廷矩闭门拒之”^②。可见，当时何廷矩（何时矩）深得白沙先生与其他人所器重。后背叛师门。著作有《礼意大全》三卷、《存羊录》十卷，其存佚情况待考。

何廷矩因背叛师门而为人所不齿，以至于许多与他相关的资料都没有保留下来。而那些得以保留下来的资料，不是疑点重重，就是语焉不详。兹仅就见闻所及，对陈献章诗文集集中有不同说法的三封书信、何廷矩与陈献章的关系略加论述。

在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刊刻的《白沙子全集》及孙通海先生以此为

① 何廷矩即何时矩，相关考证，详后。朱鸿林先生已经注意到，白沙先生以及何氏同门之称呼何廷矩，多作“时矩”。（朱鸿林撰：《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38—139页）

② 陈献章撰：《陈献章集》（孙通海点校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上册，第93—94页。

底本整理、点校的《陈献章集》中，有陈献章“与林时矩”的书信三封。其文如下：

宇宙内更有何事，天自信天，地自信地，吾自信吾；自动自静，自阖自辟，自舒自卷；甲不问乙供，乙不待甲赐；牛自为牛，马自为马；感于此，应于彼，发乎迩，见乎远。故得之者，天地与顺，日月与明，鬼神与福，万民与诚，百世与名，而无一物奸于其间。乌乎大哉！前辈云“铢视轩冕，尘视金玉”，此盖略言之以讽始学者耳。人争一个觉，才觉便我大而物小，物尽而我无尽。夫无尽者，微尘六合，瞬息千古，生不知爱，死不知恶，尚奚暇铢轩冕而尘金玉耶？（其一）

某慰言：四月二十五日，得黎三报，悲惋连日。太夫人一旦厌世，时矩不幸遭此痛极，奈何，奈何！今日之恸，昔日之思，何者为怨？何者为憾？纵浪大化，此往彼来，吾将校计其短长非耶？沟填壑委，在我者一切任之，而独留情于水菽非耶？贤者力行己志，惟恐一事不底于道，其能合于亲者几何？吾重为时矩悲之。老病支离，不供走吊，惟强粥自大。不宣。（其二）

禅家语，初看亦甚可喜，然实是傀儡，与吾儒似同而异，毫厘间便分天壤。此古人所以贵择之精也。如此辞所见，大体处了了如此，闻者安能不为之动？但起脚一差，立到前面，无归宿、无准的，便日用间种种各别，不可不勘破也。拙和一首奉去，可一阅。更将《中庸》首尾紧要处沉潜，要见着落，却还一字也。献章书与时矩。（其三）^①

陈献章的这三封书信，其收信人是谁，在不同的版本、不同的学者之中，其实是有不同说法的。这些不同说法可以分为两类：

一是“与时矩”或“与何时矩”。在湛若水所编撰的、大概梓行于嘉靖五年丙戌（1526）的《白沙先生诗教解》所附录的“诗教外传”中，摘录了其中的第一、第三两封，均称“子语时矩云”^②；在由湛若水校订、由

① 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全集》，清康熙四十九年刊本，第三卷，第5—6页；《陈献章集》，上册，第242—243页。

② 湛若水撰：《白沙先生诗教解》（附《诗教外传》）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影印本，集部，第35册，第600页。

其弟子高简等人于嘉靖十二年癸巳（1533）所刊刻的《白沙子》中，则题为“与时矩”^①；万历四十年何熊祥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、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录的《陈白沙集》，亦题为“与时矩”^②。而在由唐伯元编次、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梓行的《白沙先生文编》中，则将这三封信题为“与何时矩”^③；黄宗羲在其所编撰的《明儒学案》之“白沙学案”中，也选录了其中的第一、第三两封，亦将其题为“与何时矩”^④。

一是“与林时矩”。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、乾隆三十六年碧玉楼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作“与林时矩”^⑤。而阮元、阮榕龄、陈伯陶等根据何九畴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、碧玉楼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，为“林时矩”立传。阮元修、陈昌齐等纂《广东通志》，根据《白沙子全集》中的“与林时矩”，为“林时矩”作传，其传之正文无任何生平方面内容，完全是陈献章这三封信中之第一、第三封的摘录。其传后之案语云：“时矩，应实时嘉诸昆，[林]光之族子也。陈白沙与张廷实书云：‘时矩语道

① 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》，明嘉靖十二年高简刻本（《四部丛刊》三编，第73、74册，上海书店，影印本），第3卷，第49—51页。

② 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全集》，万历四十年何熊祥刊本，第三卷，第49页；陈献章撰：《陈白沙集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1246册，第95—96页。案：据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，“四库”本《陈白沙集》的底本“为其门人湛若水校定、明万历间何熊祥重刊”的刻本。（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下册，第1487页。）

③ 唐伯元编次：《白沙先生文编》，明万历十一年郭惟贤、汪应蛟等刻本，第五卷，第10—11页。案：在此三信之前，《白沙先生文编》还多收一封，其文云：“人须有远大见识，方做得远大事业。如为学要积累，也须得二三十年，然后可望发越。若朝作而暮改、锐始而怠终，方其发愤之初，意气之盛，真若可以凌驾古今、平步圣途；及其衰也，志索气馁，忽如坠千仞之渊，所守只是恒人。此无他，无远大见识、又无积累岁月，平日激昂以为之者，特一时好名之意气耳，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？眼前朋友类此者多，其病在于心不宁静、无真实知见，故所学无味；亦是气薄质弱、厌常喜新，其势卒归于废弛。悲哉！”此信为白沙先生佚文。

④ 黄宗羲撰：《明儒学案》（沈芝盈点校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修订本，上册，第86页。

⑤ 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全集》，清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何九畴刊本，第3卷，第25页；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全集》，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碧玉楼刊本，第4卷，第33页。案：较为复杂的是，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黄之正刊本《白沙子全集》，其目录题作“与林时矩”，而内文则作“与时矩”。（陈献章撰：《白沙子全集》，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刊本，第三卷，第49页。）